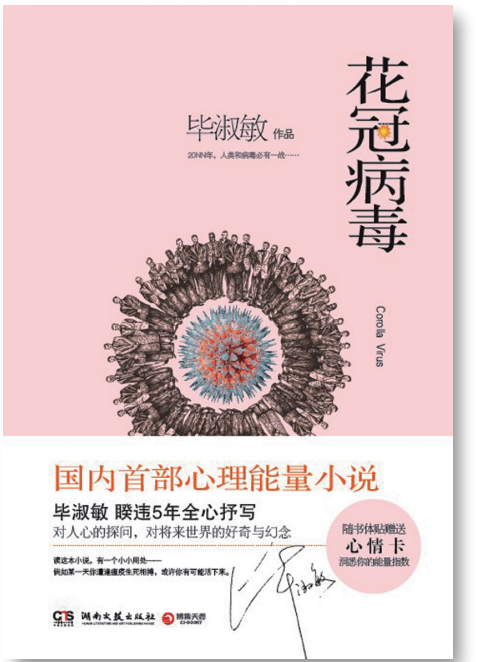


重点阅读

书香中国专刊

在危难之中思考生命的本真

□张永生



■新知新思

## “写作的地域化与全球化” 作家三人谈



朱文颖:

关于与地域有关的写作,其实有很多层次。一个从小喝酱油或是吃生鱼片长大的人,和一个生活在食物与水果都四季极为分明的地方的人,他们感知世界的方式是不一样的。这是地域文化、本土经验的起点。但光是呈现与强调这个特色和起点是不够的。

近来注意到莫言的一个特点,他的高密系列其实走过了几个阶段:首先是意识到可以写高密,因为他熟悉高密,这是他独一无二的地方。接着,如果光这样写,不论读者还是自己都会厌倦,所以他接着发展出了一个想象中的高密,那是一个开放的空间,虚构、放大、荒诞、变形,这个高密是莫言重新创造出来的世界,它几乎可以承载一切。这很有意思。我觉得莫言是把人类学运用到小说里去并且获得很大成功的一位作家。对于视野相对仍比较封闭的中国作家来说,仍多有借鉴之处。

谈论地域背景和全球化意识时,其实就是在强调一种普世价值。从空间来看,如果地域性是个体,全球化则是由于资讯、经济生产、交通等方面的科技进步,改变了人类原始的生存状况,把地球“平面化”了,大家都处在同一时空就是文明与技术的进步。从时间来看,我们对古代中国的情感寄托,不是对其“特殊”或“例外”的执迷,而是来自对它所带给我们的普遍性的眷恋。唐诗宋词里的一草一木都是特殊的、具体的,古人生活

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中,他们用汉语写作,受到严格的格律韵致的约束,但他们富于个性的语言传递给我们的却是“普遍性”的信息。这种“普遍性”同样在中国革命的史诗性当中体现出来。作为当代中国的产物,我们在经验和思考领域面对的终极问题,是这个时代能够产生什么样的人的形象,创造出什么样的普遍价值。

此外还应警惕地域文化带来的思维定式。曾看到诗人西川的一篇文章,里面提到“江南”这个话题,有一个观点很有意思,那就是“新清史”的研究发现,清朝的鼎盛时期似乎并未视中原和江南地区为核心,其关注视野放在辽阔的亚洲腹地:蒙古、西藏、新疆再加上同属边疆的东北,而中原和江南只是其全盘“大一统”规划下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研究打破了我们以中原和江南为文化核心的思维惯性,很多问题再来看就要换一种思路。所以人的视野是重要的,很多文字和思想的激发都由此而来。因此作家真的应该用各种方式生活,打开窗口,开拓视野,立足本土,放眼世界。

叶 炜:

我一直有一个固执的看法,就是衡量一个作家的创作能否走得更远,除去写作技巧上的因素以外,最主要的就是要看他的写作有没有扎实的本土地域经验和宏大的全球化视野。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论题,完全可以写一篇很好的博士论文。

对任何一个创作者而言,本土经验无疑是很重要的。可以说,本土经验是一个作家写作的精神底子,既有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更有中国气派的民风民情情感。放眼中国作家的写作,没有一部伟大的作品不是建立在丰厚的本土经验的基础之上的。比如

《红楼梦》,一座小小的大观园就构成了晚近中国的文学大世界,半部“石头记”跨越了整部中国近代史。没有丰厚的本土的生活经验,没有建立在晚近中国经验基础上的大思考,曹雪芹是写不出这样一部名垂青史的伟大作品的。就现当代作家作品而言,贾平凹的写作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的《秦腔》《废都》等作品都是和辽阔西部的广袤文化相契合的,反映的都是中国特色的文化想象和现实。

信息化时代,地球村落的形成日渐清晰。中国作家要想走向世界,只拥有创作的本土经验是远远不够的。事实一再证明,只有具备全球化视野的作家才能创作出可以被全人类接受的大作品。写作积累到一定阶段,作家之间的角力往往不是写作技巧,也不是写作资源,而是写作的世界眼光。作为知识分子的重要组成部分,作家理应拥有世界公民的思考和全人类的通感,应该努力挣脱各种狭隘的民族的以及政体的思想束缚,站在全人类的视角写出普遍的人性。世界眼光的形成需要作家的深思、大感悟、大阅读。众所周知,20世纪的文学本质上是中外不断影响和融合的文学。21世纪,中国文学主动接受引进并且努力消化吸收外国文学的过程依旧贯穿始终。这将有利于培养我们的全球化视野。

阿 毛:

在本土地域经验和全球化视野二者中,前者更为重要。我认为,越是数字化、信息化的今天,本土地域经验就越显得更重要。但这并不是说,作家可以不具世界眼光。我非常赞同这样一个观点:“中国作家不但要有深切的本土经验,也要具备宏大的世界眼光。”因为一方面,深切的本土经验使我们不至于无本土意识、无文化情怀、无独特性;另

本故事内容的最好思考点。一切的一切就这样在真实和虚构的结合中,完美地通过小说的形式展示给众多生活在和平安定年代的读者。可想而知,《花冠病毒》饱含了作者巨大的付出和辛苦。用毕淑敏自己的话说:“晨钟暮鼓,我时刻警醒投入,不敢有丝毫懈怠。”的确是这样,这本书绝不只是茶余饭后读来消遣的小说,而是蕴涵着作者的人生体悟。在这本知识性、思想性都很强的书里,还包含着作者绕行地球的漫长航程,包含着对以往和未来世界的回眸与眺望,包含着对宇宙的好奇和幻念。

值得一提的是,书中还充斥着作者在医疗、文学、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博学及人道主义关怀。在令人惊叹的病毒肆虐及抗疫过程乃至生死存亡之时,主人公罗纬芝表现出的人格坚守无不使人之为之动容。书中主角们一系列扑朔迷离身份的揭开更是增加了抗疫英雄们的人格魅力。看似以旁观者的身份轻描淡写地刻画着世间百态,其实在字里行间无不向人们传递着人间的大爱。

我想这本书让人看到的,最重要的不是情节结构和故事结局,而是在危难中和面对生死威胁时的一种态度,以及内心深处的坚信:心理能量是自己人生旅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花冠病毒》,毕淑敏著,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1月出版)

一方面,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也应该放眼世界,把我们的本土经验放到世界的这个大坐标上去衡量和比较,以便克服片面性与局限性,获得普世性。因此,本土经验和世界眼光都要具备。不管是失去了本土意识、文化情怀,还是失去了现代性、世界性,作品的生命力都是值得怀疑的。

我对中国新诗的观察和阅读也证明了这一点。那些同时具备本土地域经验和现代性的诗歌往往更能打动人,也更具备诗学价值。而那些片面追求本土经验、根性或是现代性的诗歌作品则都是不太成功的作品。因为它们只是一些经验、情绪、情怀,并不独特,要么只是流于现代性形式的不知所云,都不是我们自己的有独特诗学价值的诗歌作品。实际上,中国新诗对这二者完美融合的要求,比小说更迫切、更强烈。因为中国新诗的发展一直走的是中西结合的路子。所以,作为一个诗人,我在怀揣自己的本土经验、方言母语的同时,也愿意去学习其他语言,去看外语原著,以便摄取有益营养,创作出更有生命力的诗歌。

总之,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使我们现在的作家、艺术家们已不能完全孤守靠本土经验来获得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的长久生命力。放眼世界是大趋势,但我们切不可被此大趋势所裹挟而丧失本土经验。



书香茶座

当代作家和古代诗人的对话

□李磊

作家张炜近日推出了《楚辞笔记》一书,这是这位当代知名作家与千年前的伟大诗人的一次对话,或者可以说,这是二人精神上的一次链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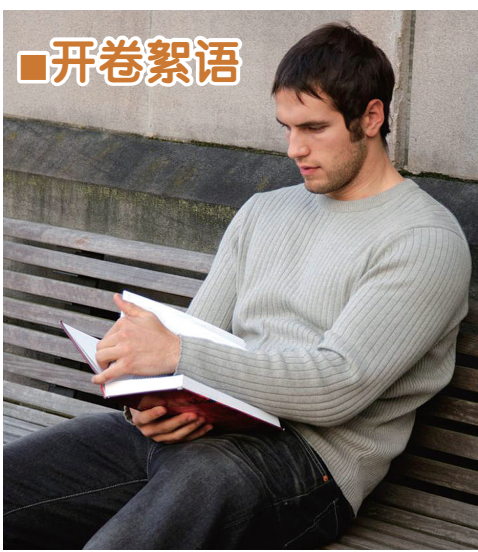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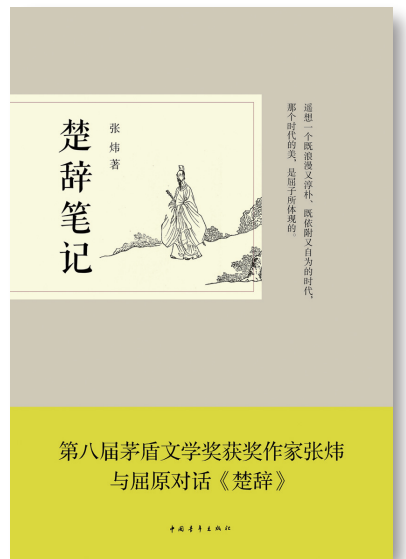
张炜虽以小说和散文创作见长,但他同时也创作了大量诗歌作品。他写诗的时间比写小说、散文的时间还要早。他1975年就开始发表诗作,把他叫做诗人也无可。在文学创作中,他不让责任、承担、批判等意识表面化,这能让理性压迫感性的发挥,而想象力才是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写作最重要的禀赋。屈原的《离骚》无疑是想象力恣意发挥的大作,而且屈原和张炜都是坚定的理想主义者。张炜认为,一个理想的时代“是浪漫而又淳朴,依附而又自为的”,那个时代的美,是屈子所体现的,因此他遥遥地以屈原为精神上的知己。

张炜的诗集也出了不少,《皈依之路》《家住万松浦》《夜宿湾园》等都是值得一读的作品。张炜的诗歌写作,长短诗都有,而其长诗写作尤其气象恢弘、意象叠现、情感丰盈,充沛绵绵地铺陈挥洒着他的诗情和对土地、对生灵的爱。他的长诗代表作《皈依之路》《松林》有几千、几百行,其中弥漫的对生命缘起、人的价值体现究竟为何、人类归宿的追问以及对大自然万物的好奇和欣喜,慧独的植物、动物、河海等意象的巧妙化用和深沉悠远的思考境界,都与屈原的《楚辞》一脉相承。

《楚辞笔记》则是张炜在大山孤院中,对《楚辞》的另一番解读。他在文学和历史之间自由穿行,将单篇单部的楚辞感受化为浑然一体的生命理解。他的解读脉络,正如北京大学教授龚鹏程所言,“截断众流,摆落一切考证、训诂与义理,不再介绍屈原的家世、生平、政治活动,也不从那儿去解释《楚辞》。他是审美的。直接进入文本,去感受它美丽诱惑、美的缠绵、美的魅力,去体会它文字的美感 and 屈原人格的芳洁。笔记分两部分,一为注释,一为串讲。注释极简,不作考辨,让人一看就明白原文的意思。串讲则介人翻译、述意、引申、诠释之间,多为张炜之心得语。”因而《楚辞笔记》中,随处点缀着张炜对人生、文学和历史思考之后形成的精辟见解。在笔记中,张炜对《楚辞》中的美言妙句进行了晓畅趣美的解读。解读的过程中,张炜尤其注重《楚辞》绚烂的审美艺术和屈原对楚怀王那纠结难理的情绪,以此进入屈原丰富痛苦的内心,探求其高洁的精神追求和远大的政治抱负,展示其广袤的幻想力。张炜进入屈原的内心和精神世界,为他欢乐、为他哀愁、为他思索,甚至忧心如焚地假设另一种历史场景下他的命运会是如何,这就是知己吧。想必,另一个时空里的屈原也能深切地感知到他彼岸知己的热切情怀而甚为慰之。

《楚辞》是我国文学史上的桂冠明珠,与《诗经》并称,是我国诗赋的主要源头。自古以来,考据、解读《楚辞》的作家学者众多,为其绘图插图的家也众多。《楚辞笔记》中选择了明末清初书画家、诗人陈洪绶为《楚辞》所作的12幅版画,分别是《九歌图》11幅和《屈子行吟图》1幅。1638年,来钦之的《楚辞述注》付梓时,陈洪绶的《九歌图》被作为插图付诸木刻,影响极大。他创作的屈原像至清代两个多世纪无人能超过,被奉为屈原像的经典之作。陈洪绶的绘画,线条简洁而饱满,人物神采飞扬,韵味悠远,与《楚辞》灿美的文字和张炜简净深情的解读文字,相映成辉。

《楚辞笔记》,张炜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1月出版)



## 床头读书睡梦香

■刘椿山

我喜欢在枕边放些书,睡觉之前靠在床头读一读。

这个习惯是在部队的时候养成的。那个时候参加自学考试,睡觉前便将书偷偷地藏在枕头底下,晚上10点钟熄灯以后,便从枕头下面取出书来,躲在被子里悄悄地读。就是这样,我自修完了行政管理专科和新闻学本科的全部课程。

从部队退伍回到地方的最初两年里,我为了生计到处奔波,居无定所。可即便是窝居斗室,拥挤在工棚,即便是白天累得直不起腰来,晚上入睡之前仍然要靠床头读些书,不管是什么书,只要是健康的、积极向上的都读。可以说,在我一贫如洗的时候,夜读成了我惟一的文化生活(因为白天没时间读书),读书也成了我战胜困难的最大精神支柱。那个时候,一个人打拼在异乡,枕边的那些书,就是我最好的朋友,它们让我感到温暖,使我不再寂寞和孤单;它们给了我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力量,使我在无比沮丧的时候能够看到希望。

后来,我之所以能顺利通过事业单位举行的公开招聘考试,拥有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并在城里有了安身立命之处,这些都完全得益于我读了很多的“枕边书”。购买新房以后,我将阳台改装成了一间书房。只是后来我才发现,这一做法是错误的。因为我一到书房便没精神,一段文字还没看完,头已经埋在了书上,梦中口水流得满书都是。看来这书是非得在床头读了,只要一坐在床头便来了精神,越读越不睡觉。

虽然我也知道在床头看书对视力不好,可就是改不了这一多年养成的习惯。晚上睡觉之前,我总爱坐在床上,用枕头支在腰部作靠垫,专心致志地看会儿书,方能入睡,否则就会辗转反侧,彻夜难眠。有一次出差在外,我忘了带书,住进宾馆的时候又是凌晨1点多了,外面根本买不到书,可没有书读根本睡不着。后来实在没办法,只好把宾馆的服务指南认真地读了一遍,才安然入睡。还有一次去农村亲戚家,晚上睡觉的时

候,枕边没有书读,我又是怎么也睡不着,后来找到了一本发黄的小学生作文指导,靠在床头看了几篇习作,方才入眠。

现在,我仍然坚持每天在床头读半个小时的书,不为别的,就为能够睡上一个好觉,做一个好梦。

## 不想读书? ■红 梅

大家都在说,现在读书的人越来越少了。我曾问友人,为什么大家都不爱读书了?他说,现在的书太多,不知道读什么,那就干脆不读了。

说的也是。物以稀为贵,在以前没书或书少的时候,人们争先恐后地抢着看书,而现在书多了,读书的人反倒少了。许多人告诉我:现在精华的书少了,能让人想读书的书也少了。

因此,我开始留意起图书市场和书的品种来了。这一留意还真发现了其中的乱象,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

一是成套书越来越多,让人看不起。现在到书店一看,从五六本一套的几大奇书,到十几本、二十几本一套的小说全集,还有的是成百本一套的各种全书,让人眼花缭乱。

二是配的书越多,撞车也就越多。有些书,你那套书中收录了,他这套书中也收录了。当你很下心来打算买一套时,一翻目录,却发现许多文章在你购买的别的套书里已经有了,弄得不知该买不该买。

三是价格上涨,书名更换。我在书店里翻看一些书,内容都一样,书名却换了。而且书名一换,价格就涨,如翻看不仔细,就会重复购买,难怪有的人怕上当,干脆不买书了。

四是鱼龙混杂,良莠难辨。现在书不仅多,而且书名也让人眼花缭乱。有的书为吸引读者眼球,起了些稀奇古怪的书名;有的书名文不对题,让读者好坏难分。所以,一些人为了怕麻烦,干脆不买书了。

读书的人少了,好书越来越少了,不知是谁的错?我想不能怪读者,好书一定还是有人看的。因此,不是不想读书,只是想读好书。有本好书,谁不想读!

## 那些旧书,那些回忆 ■张茂桂

不逢南昌已经8年了,这座城市的旧书市场在梦中却依然清晰。

第一次结缘旧书市场是在2000年的夏天,刚上大学的我无意中找到了这样一个去处。它处在学校的后门,一个幽静偏僻的角落,几十家旧书店在小路两旁排开,一眼望去,泛黄的旧书摆出了书店的大门。在这里徘徊的各种各样的人,有白发苍苍的大学教授,也有手中拮据的学子。相同的是,他们都低着头,目光从未离开手中的书,任凭路边小贩的叫卖声在耳边响起。

那些在旧书市场淘书的岁月至今历历在目,印象最深的有两次。第一次是在一家书店看到心

仪已久的伯特兰·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商务印书馆翻译的版本。当我摸着口袋里仅有的20元钱,试图用漫不经心的姿态来引起老板的注意时,书店老板开腔了:“这是难得的好书,这个版本已经很难找到了。别看它旧,很多人收藏呢。”精明的老板让我的如意小算盘顷刻间瓦解了。本来还想跟他讨价还价一番,心想这下没机会了。磨蹭半天后,还是老板打破了沉默,因为他看出了我的心思。老板说:“看你也读书人,要不我打折卖给你吧。”最终,我以仅有的20元与老板成交了。我满怀感激地走出书店,在路边就开始翻阅了起来。

大学四年里,记不清来这里买过多少次书。有一次和宿舍同学一起,出钱团购了一编织袋图书,总共才100多元。回去后同学们在宿舍轮着看,看了几个月才看完。

第二次是大学毕业的时候,已经快离校了,我打包好自己的行李,再次走到了旧书市场。这一次,我将每个书店都逛了个遍,心想毕业后再难找到这么好的淘书的地方了。一些熟悉的老板还跟我打招呼,他们知道毕业季来临,老朋友又少了一些。

毕业后在工作的城市,我一直在寻找这种地方,寻找这种久违的感觉,但始终难以觅得。早两年,一个同学重返母校时又回到旧书市场,一口气买了几十本书。当他在电话里跟我谈起此事,曾在旧书市场经历的一幕幕又浮现在眼前。

梦里的旧书市场总是充满着金黄的色彩,那些旧书特有的味道也萦绕在心间。我和同学们商定,暑假回母校的时候,一定要再去那里走走。